

人物脸谱

老官搬到池塘边

许洁

老官搬到了大平塘边的简易房里,与他同住的还有书生安排的老贾。老贾是新来的肥西人,中等身材,偏瘦,看起来脸小鼻勾,眉细眼湿,显然已经到了额黄鬓霜的年纪。老官想,书生肯定有他的用意,这么大的一片林子,还有这满塘的鱼,不派人看着也不是个事。其实老官觉着搬出来更自在些,书生斯斯文文的,像是个文化人,他跟书生除了工作,也没有更多值得交流的话题。倒是这年龄相仿的老贾,说不定有一些共同语言。

简易房坐北朝南,就建在大平塘的东南拐上。在房子的左边,有一条沿着池塘东岸一路南下的沟渠,沟渠约摸一米来深,池塘缺口里漫出来的水就是沿着这条沟渠流到小西冲的。简易房大约十五六个平方,门朝南,西、北各开了一个观景窗。老官和老贾的床铺分列南北,中间靠西的窗户下放着一张小条桌,条桌上面摆着一台17英寸的大肚子康佳电视机。其余空闲的地方,不是码着鱼饲料,就是搁着喷雾器、割草机、水泵、铁锹等护林的工具。书生也真够心细的,为了让老官和老贾住得安心,他不仅给简易房牵了通信电缆和电线,还专门拉来了一条大黄狗。

在公司吃过晚饭,老官、老贾就拉着大黄狗朝大平塘的方向漫步而去。已近五月了,水泥路两边的树叶开始多了起来,香樟、女贞和桂花还保持着自己的青春本色,合欢与栾树经过冬天的闭关修炼,也已经开始旺盛起来,它们的气息顺着叶片的舒展,逐渐浓郁和浑厚。此时西边残阳如血,霞光映红了他们轮廓分明的脸。

老官把狗拴在了屋后,老贾摁亮了屋里的白炽吊灯。天边的红霞渐渐隐去,水面的颜色似淬过火的铁器,变得刚毅而沉寂。老官旋开了玻璃杯,拉开条桌抽屉,从小药瓶里倒出一粒奥美拉唑,就着温水仰头咽了下去。老贾从床底下的红白蓝编织袋行李

包里掏出了一包麻糖,放到桌子上,叫老官一起尝尝。老官就问,你家几口人哪?老贾说,家属在家里看家,女儿老大,已经出嫁了,儿子刚上说媳妇,在广东打工呢,再上面就已经没有人了。老官伸出大拇指道,你儿女双全呢,真是好福气!老贾撇嘴笑笑,问,那你呢?老官说,我家属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落下个月子病,关节风湿也厉害,儿子已经成家了,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一大家子不都靠着我吗?近两年不行了,胃病常发,干不了重活,你看这不还吃着药吗?老贾说,都不容易啊。

这时大黄狗叫了几声,老官赶忙出门探望,看到南岸有个人影径直晃了过来。老官就喊,谁呀?没人应声。老官拉起老贾,说我们过去看看。二人就向着人影走了过去。借着天空撒下的微光,人影越来越清晰,老官说,原来是哑巴呀。于是拉着哑巴就往房子那边折去。

哑巴呵呵笑着,然后上下打量着老贾。老贾问老官,你认识他?老官说哑巴跟我们一起种过树呢,他家离这里不远,穿过前面的水泥路就到了。他人很老实,不偷懒,我们都喜欢他。仨人来到屋里坐下,老贾就让哑巴吃麻糖,哑巴也不客气,下手就抓了几块,边吃边笑。突然屋里的白炽灯忽闪了两下,但并没有灭。老官说可能是电线柱子上的接头没扭牢吧,明天让书生安排电工检查一下。哑巴望着忽闪过的白炽吊灯,愣了两秒。醒过神来,他看着老官和老贾,似乎在说,你们住这里不怕吗?老官好像听懂了哑巴的意思,他向哑巴拍着瘪瘪的胸脯,很自信地伸出了长着老茧的大拇指。

坐了一会,哑巴又罩上了他那顶灰黑色的连衣帽,起身向老官、老贾告辞。老官和老贾陪到门口,池塘边水泥柱子上高高亮起的照明灯送着白光,投在哑巴摇晃着的背影上……



寂静的田野 肖明 摄

流年碎影

牵着父亲

储红

儿时,家里特别穷,日子过得很难。小脚的奶奶,娇惯体弱的母亲(地主家的小姐,因成分不好嫁给了贫穷但成分好的父亲),四个年幼的孩子,都是压在父亲肩头的重担。父亲坚强、智慧而又很倔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犁田的技术非常好,不论村中哪家有需要,都会请父亲,父亲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让他赢得更多的尊敬。

父亲最温情的一面是对孩子很少打骂。我六七岁的时候,因为大姑妈一直没孩子,被她带到城里,成了她的女儿。自此,和父亲的交集逐渐少了,但每年的冬月,父亲总会带着一些老家的土特产来城里的姑妈家,来看看他的姐姐、姐夫,当然还有我。父亲不善言辞,可我总能感觉到父亲是牵挂我的,我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他每次匆匆赶回去的时候,总会偷着流泪……

到了上高中的年龄,因为户籍的原因,我回到了老家上高中,也回到父亲身边。父亲虽然多了一个人吃饭,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些,但很高兴,总是尽可能地对我好,他捉来田里的泥鳅、黄鳝,摘来树上的板栗、野果子,看着我欢快地吃。高中毕业后,我依然回到城里姑妈的身边,之后又参加了工作,父亲还像以前一样很少联系我,我年少不太懂事,也很少回去看望父亲。婚后,我生孩子,因为大出血,差点没了命,父亲带着大姐和母亲来到我身边,让她们留下来照顾我,自己还似从前一样匆匆赶回家。自此,我们联系多了起来。

2008年的一天,父亲清早就从老家坐车来了。我到车站接到他时吓了一跳,父亲脸色苍白,人很虚弱,我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贲门肿瘤。拿到报告单,我一个人躲在医院楼梯的角落,泪如雨下……冷静下来,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治好父亲的病。老天眷顾,动了手术的父亲恢复得很好,一直康健,转眼,就到了81岁的生日。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哥哥、嫂子心疼父亲和母亲,在我和小妹的身边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们。父亲在欣慰之余,又很感动,特别是对我的嫂子,总是不停地念叨她的付出。

前两天,母亲告诉我父亲解小便不顺畅,我约了医生,带着父亲去检查,父亲像个孩子一样顺从地让我牵着的手,跟着我,片刻不离开,我突然有些心酸:那么伟岸的父亲不知不觉到了万事听从我们安排的年龄,我们成了他的依靠……

父亲曾经背着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我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现在该我们牵着他,让他享受更多的温暖。

边走边看

花开一次

王娟

小区里种了不少花,一到春天,便纷纷登场,先是梅花,再是紫叶李,然后是海棠和桃花。每一朵花开放,都会带来惊喜,然而每一朵花的开放又是那样仓促,才欣赏梅疏影横的清姿没几日,就愕然发现花朵已全无踪影,只余满树碧绿的叶子,那些曾经缀满枝头的梅花像是一个恍惚的梦境,让人心生怅惘:今年看到的花不会是去年的那朵,甚至今天看到的花都不再是昨天的那朵。

海棠也一样,上个周末我还在花下流连良久,仰头观望海棠花的颜色与姿容,不过才几天,再次经过海棠树下,曾经娇妍明艳的花朵已然凋零。难怪古人会感叹:“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不忍折花,只喜欢在花开时静静地驻足凝望,用手机拍下最美的容颜,留待他日再次翻阅与回想。苏轼痴情,为海棠写下深情的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可是海棠不但终将睡去,还将离开枝头。天地间所有美的事物都终将转瞬消逝,而美,之所以格外动人心魄,也正在于它的必然凋零。

这个春天,听到一位虽闻其名却并不相识的文

友猝然离世的消息,惊愕之余更多的是惋惜,他正值中年,却忽然被猝不及防地夺走生命,让人感叹人生的脆弱与无常。这样想来,世间所有的繁华与热闹其实都只不过是过眼浮云,唯有活着才是最真切幸福。一切的往昔都不可追,而一切的未知也都不可测,就像无法预知一朵花的魂灵会在何时悄然飘落,我们只能活在此刻,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其实,美的短暂与生命的脆弱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恰恰相反,正因为美不可挽留,才更让人感动与震撼。也正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才更让人珍惜与眷恋。如果花长开,生命长在,那反倒会是一种庸常的消磨,漫长得永无止境的日子只会让人觉得倦怠与无力。

青春也如同只开一季的花,我们都曾有过刹那芳华,也都将渐渐老去。生老病死是任谁也逃脱不了的宿命,就像花开花谢一样自然而然,既然如此,不如在花开的时刻尽享一份灿烂与美好,花谢之际也不必叹息,就默默地化作春泥。一位师长曾对我说过:“时间过得太快,但我从不缅怀过去。”只言片语,深深触动我心。“从不缅怀过去”,是何其自信而洒脱的一种人生态度。

所有的花只开一次,但只要曾经盛开过,就不曾辜负明媚的春光。所有的生命也都只有一次,但只要曾经爱过奋争过,就不枉来这世间一遭。而一朵花凋落之后还会不断有新的花朵绽放,一个生命消逝之后还会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世界就在无限的轮回更替中赠予我们希望与光明。

